

定盦全集

冊三

定書全集

定盦續集

仁和龔自珍璉人箋

卷四

王仲瞿墓表銘

乾隆末左都御史某公與大學士和珅有連然非闇於機者窺和珅且敗不能決然舍去不得已乃托於駿偵川楚匪起疏軍事則薦其門生王曇能作掌中雷落萬夫膽自珅之誅也新政肅然比珅者皆詔獄緣坐某公既先以言事駿避官保躬林泉而王君從此不齒於士列掌中雷者神寶君說洞神下乘法所謂役令之事卽以道家書論亦其支流之不足詰者王君少從大剌麻章佳胡圖克圖者游習其遊戲法時時演之不意卒以此敗君既以此獲不白名中朝士大夫頗致毒君禮部試同考官揣某卷似浙王某必不薦考官揣某卷似浙王某必不中式大挑雖二等不獲上君亦自問已矣乃益放縱每會談大聲叫呼如百千鬼神奇禽怪獸挾風雨水火雷電而下上座客逡巡引去其一二留者僞隱几君猶手足舞不止以故大江之南大河之北南至閩粵北至山海關

熱河販夫騶卒皆知王舉人言王舉人或齒相擊如譚龍蛇說虎豹矮道人者
居京師之李鐵拐斜街或曰季三百有餘歲矣色如孩臂能掉千鈞王君走訪
之道人無言君不敢坐踞良久再請道人乃言曰京師有奇師非汝所謂奇也
夜有光如六等星青霞繞之青霞之下當爲奇士廬盍求之王君知非真笑曰
如師言哉己巳春見龔自珍於門樓胡同西首寓齋是日也大風漠漠多塵沙
時自珍年十有八矣君忽嘆息起自語曰師乎師乎殆以我託若人乎遂與自
珍訂忘年交初君以稚季往來諸老輩間狂名猶未起老輩皆禮之至是老者
盡死同列者盡絕君無憯甚故頻頻與少季往來微道人亦得君也越八季走
訪龔自珍東海上留海上一月明季遂死則爲丁丑歲自珍於是助其葬又爲
之掇其大要而志其墓曰君姓王氏名曇又名良士字仲瞿浙之秀水人乾隆
五十九年舉人也其爲人也中身沈沈芳逸懷思惻悋其爲文也一往三復情
繁而聲長其爲學也溺於史人所不經意纍纍心口閒其爲文也喜臚史其爲
人也幽如閑如寒夜屏人語絮絮如老嫗匪但平易近人而已其一切奇怪不

可邇之狀皆貧病怨恨不得已詐而遁焉者也卒年五十有八有集如干卷祖某父某妻金能畫與詩先卒子一善才墓在蘇州虎邱山南銘曰
生曇者天也宥曇者

帝也仇曇者海內士識曇者四百歲之道人十八齡之童子曇來曇來魂芳魄香思幽名長山青而土黃瘞汝於是噫

工部尚書高郵王文簡公墓表銘

公諱引之姓王氏江南高郵人祖安國禮部尚書諡文肅祖妣車氏徐氏考念孫四品卿銜前分守永定河兵備道妣□氏公乾隆六十年舉人嘉慶四季進士由翰林院編修累官禮部尚書改工部尚書卒於位

賜諡文簡生乾隆三十一年卒道光十四季明年十有二月□日葬於州治之賜塋公典鄉試事四典會試事二龔自珍則其典浙江鄉試所得士公之學及其著書大凡嘗不以自珍爲不可裁而請之矣其行誼始末自珍又窺其數大端矣將葬公第四子壽同則使自珍表諸墓自珍爰述平日所聞於公者曰吾

之學於百家未暇治獨治經吾治經於大道不敢承獨好小學夫三代之語言與今之語言如燕越之相語也吾治小學吾爲之舌人焉其大歸曰用小學說經用小學校經而已矣又聞之公曰吾用小學校經有所改有所不改周以降書體六七變寫官主之寫官誤吾則勇改孟蜀以降槧工主之槧工誤吾則勇改唐宋明之士或不知聲音文字而改經以不誤爲誤是妄改也吾則勇改其所改若夫周之沒漢之初經師無竹帛異字博矣吾不能擇一以定吾不改段借之法由來舊矣其本字什八可求什二不可求必求本字以改段借字則考文之聖之任也吾不改寫官槧工誤矣吾疑之且思而得之矣但羣書無佐證吾懼來者之滋口也吾又不改又聞之公曰吾之學未嘗外求師本於吾父之訓先是兵備公校定晚周諸子太史公書一時言小學者宗之公所著書□□卷謂之經義述聞述聞者乃述所聞於兵備公也通說四十餘事又說經之大者在述聞之末又聞之公曰吾著書不憚放其辭自珍受而讀之每一事就本事說之栗然止不溢一言如公言公之色孺子色與人言未嘗有所高論吳譚

年近七十爲禮部尙書兵備公猶在比丁憂服闋再補工部尙書而公旋卒矣公終身皆其爲子之年門下士私相謂曰以王公名位齒髮而辭色如子弟所學殊與所養殊與其諸人論歸之師海內歸之福也與公以事親爲讀書以讀書爲事親門內之士勉勉顓顓人知之立

朝循典常俟

乾斷無所表暴天下頗無由測公嘉慶十八季巨逆林清以七十七人入禁門旣殄定有議加築 圓明園宮牆高厚者有議增 圓明園兵額者公皆不謂然具摺上

睿皇帝大動容召對良久乃罷

上諭軍機大臣王引之言人所不敢言其事卒見施行與否海內弗知其奏牘何辭海內迄今弗知也由此例之公之風旨其視徒表暴於道路者何如哉公配沈繼配范子四壽昌彥和壽朋壽同范出孫七銘曰

璞之瑟瑟外有文也鏐之沈沈中有堅也君子肖之以事其親也於乎欲事親

者考斯欲事君者考斯斯人而不敢承孰爲大道

武顯將軍福建海壇鎮總兵官丁公神道碑銘

乾隆中

國家修大刑於閩島之外福康安公海蘭察公先後成大功以去光於祀典凡百戎臣或有賞及後裔名附史官之牒其有官不過隅鎮名不挂勳籍身歷百戰於狂濤巨鯨間幾爲忘者擠致之以無名之死而危以功名終則有通州丁公按狀丁氏出自齊太公之孫丁公世霸營邱末胄播遷入

本朝家於江南之通州曾祖某祖應舉江南狼山營守備父國升蘇松鎮遊擊皆封如公官妣張生妣陳皆封夫人公父官松江遂家焉公諱朝雄字伯宜以松籍起家由右科歷數官屢遷至福建副將四十八年島賊黃在莊叛公佐黃仕簡討平之列軍功一等閩事之荻也公誦知林爽文有謀必屯兵東港以與鳳山爲犄角勢及鳳山警公方赴引見北上半途馳還白總督常青賊不足慮請假某兵勦東港且斷其糧道卽鳳山潰矣因進指畫緩急狀常青不聽惟

專意鳳山檄公偕總兵郝壯猷趨鹿子港擒賊目楊朝派克鳳山非公意也人以爲公功賊果大熾益蔓延檄公守鯤身又檄公守郡城公於鯤身則招土番千人敵賊萬衆矢石俱盡而賊目潘猛僞烏龍旗不下公命守備邱瑩拔之猛走鯤身平公於郡城則戰少守多未至先破賊中途路始通遂徧閱城樓屯柵池隍不治者整之時總兵柴大紀守諸羅公守郡城三閱月皆食豆餅髮觸冠數寸賊不得逞諸將恃以成戰功於外之數者亦非公意也人又以爲公功至是而討東港之

命下矣常青非公無可使而以八百人與公請益則曰戰不利則守舟中舟不可守退而益兵公曰爲國死命也大人卽不發一兵某亦往拂衣上馬行至東港賊衆且數萬先時海中有淤淺雖潮至舟不通賊以是不設備僞軍師吳豹僞將軍洪賀縱飲酒天大雷雨水暴長丈所公坐舡惶指揮縛羣酋遂登其礮臺賊大驚急近戰公曰我幸踞礮臺天也遂發大礮諸火器繼之光塵蔽天賊尸拋滿崖滋獲僞將軍李老合逐北三十餘里乃倚山爲營夜半忽有數百人

大噪過溪公戒衆勿出少選又有數百人直撲大營公益不動天明盡掩之軍中不知其誰何迹其屍皆赤髮而裸蓋番人乘間爲聲援者公踞地勢故無恐林爽文遣其黨來援公築壘圍之賊墮圍出公料其必奔茹藤先令守備鄭其仁以步卒三百伏於路而親自中道追之賊遇伏卒敗餘賊遁將渡溪公擠而溺之遂獲豹賀東港平時乾隆五十一作某月也計大小七十三戰八百人扶傷痍以完智勇無出公右而常青蔽不以上

聞第令公攝海壇鎮總兵官福康安公至始奏卽真公仍留臺灣防禦比林爽文就擒始蒞任海壇固雄鎮環海大盜時出偵問斥候稍疎卽大爲民害公督率舟師爲游兵迎捕盜林鬣舵林明灼者海之酋魁也公得鬣舵於浙江洋而明灼適以戕參將張殿魁事

聞

高宗純皇帝震怒嚴責總督伍拉納伍懼以責公公請身任一日晨出颶霧四塞公喜謂諸將曰今日得報張公矣遂令衆船齊進果遇明灼於大麥洋俟其

近力踞上游縱大礮連斃賊頭目明灼知不免躍入海葉把總鈎得之功狀始上

聞有

旨召見未行而總督又調公臺灣鎮總兵官渡臺後復還公於海壇攝水師提督五十八年以捕會匪功奉

旨加四級五十九年循例入

覲途次病甚乞兩江總督蘇靈阿代奏乞骸骨

上方用公

特旨令回籍調理俟病痊卽行奏請

陞見冬十有二月某日甫入上海縣境卒於舟中年六十有七公輕財愛士官閩時有廣東舉人曾中立欠穀數千石有司以軍需不給將置之法公奇其才代償之後曾爲義民長以戰功賞巴圖魯仕至理番同知公配陳封夫人後公卒公有丈夫子二人廷珊國學生攀龍武生蘇松鎮左營守備孫四鍾傑武生

浙江千總鍾琪國學生以嘉慶二十一年十月初二日奉公暨陳太夫人合葬於松江細林山祖塋之側越九年神道之文未具鍾傑等以公捍大患而世莫聞願文章之士發其光則與載於官書者異日出入必互見故來乞書於碑銘曰告下車者曰是百戰百勝者丁將軍之墓再告下車者曰是百戰百克而無炳炳於時者三告下車者曰是將軍之孫鍾傑鍾琪泣述功烈有盡於其心是爲史之別子龔氏之言用卒告闡烈之君子今年實道光五年

明按察司僉事金君石闕銘

嘉慶二十一年八月甲辰朔越一日乙巳文林郎錢唐金應麟始使石工某爲明按察司僉事造此石闕用錢若干緡役工七十有□君姓金氏諱應奎字曰封風錢唐人也明嘉靖二十三年進士官吏部文選司主事稟性剛毅不媚柄臣浮湛十年始循常遷改河南道御史出爲山東按察僉事河決東郡宣防有功再遷四川按察使中貴馮保私僮百指爲暴鄉里以人疾首君杖遣之直聲聞於朝小人道長義不勝邪遂坐劾君君受劾歸不問世事恬愉冲夷淪隱以

沒年□十有□實明隆慶八年葬錢唐之仁壽原越二百載高岸就坻樵蘇是
侵一坯眇焉應麟盡然心傷爰糾其族既封既樹立此高闕峨峨翼翼以旌遺
聞以播於后昆銘曰於惟金君明允塞淵江介之光升於朝右官亦不遂曰德
之剛乃吏於東天險勿翕是君宣防東人謳矣西人求矣巖巖厥疆有疆有紆
氣使大僚以役封狼君暴創之吏咋而殲遂褫公章西人嗁呼朝亦弗諱以老
公於鄉重曰瞻仁壽之佳原宅江湖而北正耆德于鄉邦剝元石而失姓惟
世澤之必鍾感文孫之哀敬攬刻辭而無爽隘兮總英靈於家乘君配邢子□
君弟□陝西西安府同知西安之九世孫應麟嘉慶十五年舉人以文學聲於
時同郡後學龔自珍爲文刻石贈太子太師兵部尚書兩廣總督諡敏肅涿州
盧公神道碑銘代阮中堂

道光十五年秋九月兵部尚書兩廣總督一等輕車都尉涿州盧公卒於位既
聞

皇帝震悼贈太子太師易名敏肅卹如禮明年夏公子戶部員外郎端黼以公

喪至自廣州某月日葬於州之賜阡如禮體仁閣大學士阮元作而歎曰若盧公可謂勞臣也已公通籍

睿皇帝朝

今皇帝御極一紀有餘寰海內外若西若東若北若南小大之事苟異日宜書者公罔不在公所在事西東北南

上罔不委任

上任之矣公罔不得衆力得於上又得於衆功罔不成功成矣厥後罔不善

上以實任公以實應微獨

上信公若京朝官若外吏若僚佐若游士賓客若伍若民莫不曰

今皇帝御極一紀有餘小大之事未有歷試歷效始卒俱恩禮如盧大人者也卒之曰訃至之日遠近失色嗚呼可謂勞臣也已曾祖振裔祖某考士夔妣氏某本生考某妣氏某公諱坤字靜之卒年六十有四配氏某先公卒阮元乃銘公之神道銘曰涿郡之盧燭自東漢時惟范陽代有偉者允文允武大熾於唐

汴宋以降盧少替夷俟公而光五歲瀕棄神嫗活之憑讖告祥卒如神言轍滿天下名德浩滂起家文辭觀政於曹翠翎英英出治南服又歷試旃以知宣房龍飛自天浹旬三遷電發雲驤初撫關中師彼周雅乃積乃倉乃興水田以實雍州西陲用兵西陲用兵將相雲會公職轉鑲轉鑲如何十萬西師勦命一方犂牛三萬役夫又萬執祿庚祿定檄飛自送大軍夜出燉煌

帝甄西功公不搏賊公乃綱綱既甄既藏休公于晉羽毛迴翔西事再訂公請復西

帝還其璽

帝命作督於江漢潁江漢湯湯沱潛爲田龍魚失居乃怒而張奪此波黎予彼龍魚以奠荆襄有覲有猺負峒阻礪不賦而襁公曰火攻扈扈虎虎緋旂赤常帝曰趣之炎靈速之既犁既康使者汗矣

帝問南矣公偃在牀迤邐而南移節遷旂嶺海洋洋獼猺所蔓小沖大排弭首如牂乃問鹽鐵鹽官告贏鐵官告良嶺雲白矣海氛墨矣嶺櫜夜狂吁嗟嶺海

大竇大痔海人來商不曰驅之揖而嫗之追咎有明瑰麗姪葩巧工所都誘我
筐筐遂瘠南東喪金萬萬食妖大行經海之南有越南國翳古越裳維海之西
有英吉利隆鼻高眶環伺嶼門以窺禺服什伍其檣鼉鳴地中長鯨和之擘波
浪浪澎湃百季自互市始大原我詳公姑仍之又姑持之亦持亦創仍之如何
以嶼居夷勿汝礫攘持之如何自誅食妖以肅津梁創之如何樓船礮臺虎門
中央窺公之心信公之意公實茹藏罷關絕市粵乃大治異日其颺天不俟公
不蘇東南公也暴亡凡公所莅

聖清所覆禹蹟芒芒我書公勞什不六七塞滿九閭後有式者天祿辟邪髻鬣
飛揚

刑部主事番禺黃君妻周墓碣銘

嶺南有女子焉哭其母又哭其父又哭其兄又哭其殤遂先所天卒女有女弟
二相愛以哭其女兄相繼卒竺矣乎一門之內嗇於季豐於思鬱於性薄於祜
天鍾之天皆疚之有如是乎所天既貴告其友仁和龔自珍云吾婦卒之日吾

方北游莫視含茲窆有日願書其表隧之石自珍乃次之曰山陰周德瑞客嶺南占番禺籍生聚榮聚榮生女子子適同縣黃玉階中道光丙申進士官刑部主事贈妻安人晉宜人以不及刑部君之貴食貧茹艱婉惠慈順自姑章及三族無間言生嘉慶乙丑也卒道光癸巳也春秋二十有九宜銘銘曰

人生兩間哀樂固無極也賢智過情不肖不及也矧后媼之積穉兮非女子之善戚仙吾不可期佛吾不可思爲鬼果如爲人之聚首兮又愴怛而弗敢知女子之征亦寥廓也匪骨匪肉翔所谷也黃子無聊之言則曰夜臺樂也

徐泰母碣

侯官林氏女爲上海徐兆洙妻期而寡遺腹子曰泰泰從林受孝經旣長好文章篤於朋友龔自珍友之告自珍曰吾母平生再刲股一療吾外王母疾再療吾王母疾皆瘡親族無知者寡十四歲而卒卒歲餘吾祖母病眩瞽家人恐病者忽自語愈矣適四孃立吾側飲吾茶果瘡侍病者皆泣四孃者吾父于諸同產季也道光十九季